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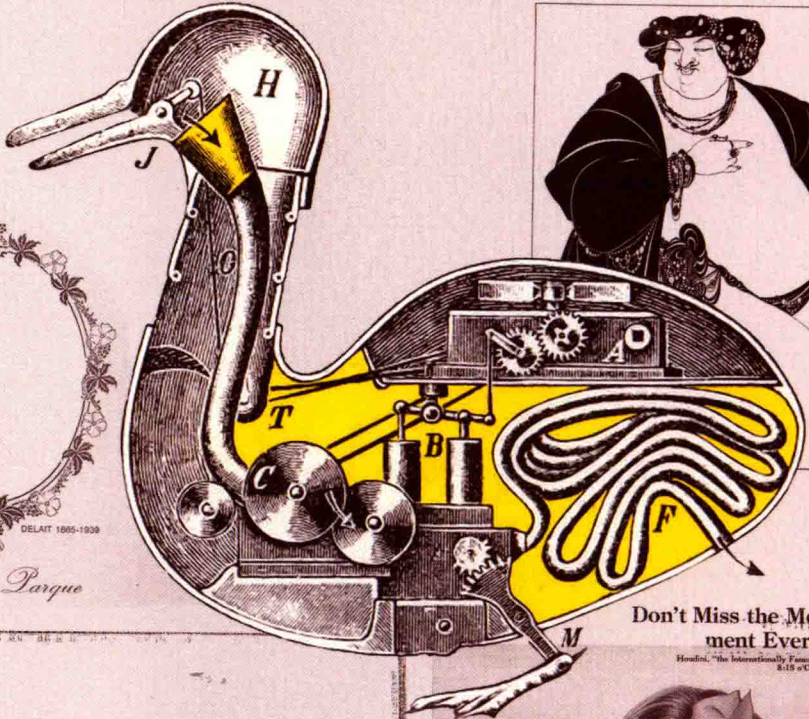
寺山修司

SHUJI TERAYAMA

不
思
议
图
书
馆

CLEMENT DELATT 1885-1939

La Jeune Parque



Don't Miss the Most Sensati
ment Ever Offered in

Houdini, "the Internationally Famous Minuteman," C. I. A. Auditi
8:15 a'clock. One Performance Onl

杨
玲
译



See the great
HOUDINI
WORLD FAMOUS HANDCUFF KINGS

Every Seat Sold Will Be a Good Seat, for Houdini Guarantees That He Can Be Physically Seen
and Heard
Seats on Sale at Garrison's Drug Store and C. I. A. Get Your Tickets Today. Prices 75c,
\$1.00, \$1.25 and \$1.50.



寺山修司

SHUJI TERAYAMA

不思議图书馆

杨玲 | 译

CIS

湖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不思议图书馆 / (日) 寺山修司著; 杨玲译. --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7.5
ISBN 978-7-5561-1662-1

I. ①不… II. ①寺… ②杨… III. ①随笔-作品集
- 日本- 现代②科学知识- 介绍 IV. ①I313.65②Z22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75743号

FUSHIGI TOSHOKAN

©Syuji Terayama1984

Edited by KADOKAWA SHOTEN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1984 by KADOKAWA CORPORATION, Tokyo.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ADOKAWA CORPORATION, Tokyo through Tuttle-Mori Agency, Inc., Tokyo in association with Beijing GW Culture Communication Co., Ltd., Beijing.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right: ©2016 Shanghai Insight Media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18-2016-119

不思议图书馆

BUSIYI TUSHUGUAN

[日]寺山修司著 杨玲译

出品人 陈 垦
出品方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浦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上海市巨鹿路417号705室(200020)
责任编辑 彭富强
装帧设计 颜伯骏
责任印制 王 磊
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410005)
网 站 www.hnppp.com
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8月第1版第2次印刷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9
字 数 80千
书 号 ISBN 978-7-5561-1662-1
定 价 48.00元

版权专有, 未经本社许可, 不得翻印。

如有倒装、破损、少页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80261288

	22	21	20	19	18	17	16	15	14	13
备忘录·····	一千零一夜的百科辞典·····	开膛手杰克刀具入门·····	啊，令人怀念的少女杂志·····	揭开爱伦·坡之谜的杂志·····	唱歌『大猩猩』的香颂读本·····	有关吸血鬼的文献资料·····	自然魔力是属于你的魔法·····	破解龙之谜的画报·····	吉姆画集中的受虐男们·····	美食读物·····
277	267	255	241	229	213	201	187	175	163	149

目 录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错视画美术史·····	猎奇杀人法大全·····	有关赌博的奇书·····	致推理小说爱好者·····	老杂志中的怪物们·····	巨人图鉴——献给热爱巨人的人们·····	恋物癖杂志·····	蓄须女画报·····	爱犬读物·····	迷宫种种·····	与机器人交朋友·····	市井魔术师众生相·····
137	125	113	099	085	073	061	049	037	025	013	001

1

市井魔术师众生相

怪人胡迪尼的逃脱艺术



有关魔术的书五花八门，最能勾起我兴趣的是 Street Magic，也就是“街头魔术”。街头魔术诞生于中世纪的嘉年华会、集市、马戏团，可以在转瞬间呈现出一个颠覆日常现实生活的白日梦世界。据这本《街头魔术》记载，在 17、18 世纪，最受欢迎的魔术有会玩牌的猪、会根据观众给出的硬币数量踢腿的马，还有喝下一杯三色混合的液体然后分别吐出三杯纯色液体的“人体泵”等。

不过，要说起街头魔术，无论如何都不能不提哈利·胡迪尼（Harry Houdini），那个被戴上铁手铐、脚镣塞入箱中埋入地下后，又神不知鬼不觉地逃脱升天的男人。

对于这个在全裸且手腕脚腕被禁锢的状态下，仅用八分钟就解脱禁锢，把警察都吓破胆的逃脱狂，人们甚至给了他一个“逃亡艺术家”的美称。

在伦敦，人们纷纷要求尝试束缚住胡迪尼。有的声称设计了绝对无法逃脱的约束衣，甚至有工匠称专门为胡迪尼打造了一个笼子。可是，无论用什么方法，胡迪尼都能轻易地逃

脱。对普通束缚已经开始厌倦的胡迪尼，开始挑战更为危险的逃脱术。

1906年严冬，胡迪尼在美国巡演期间，带着两副手铐从密歇根州底特律的比尔岛大桥上纵身跳入冰冷的水中，抢在手指冻僵之前，仅用几秒钟的时间就从手铐中解脱了出来。

又有一次，在纽约的东河，胡迪尼让人缚住双手，装入箱子，沉到河底，并且在箱子上加装了200磅重的铅锤。就在人们都觉得“这次对胡迪尼来说，真正是命悬一线了”的时候，他又在不知不觉间逃出牢笼，混杂在河边那些紧紧盯着河底的群众中，让周围看热闹的人们大吃一惊。

胡迪尼是在何时用何种方式逃脱的，至今仍是一个谜。但不久之后，就开始出现了模仿者。于是，胡迪尼设计了新的逃生术，令那些模仿者见识到了什么才是魔术师的伟大。

比如，他让人把自己紧紧绑在一门大炮的炮口上，无法动弹。然后填入炮弹，点燃一根需时20分钟的导火索。如果20分钟内无法逃生，他的身体将和大炮的炮弹一起在天空中四分五裂。但他仅用13分钟就逃脱出来，向数千个屏息凝神守望的观众献上了飞吻。

还有一次，他让人用绳索将自己缚在铁路上，15分钟之后会有一辆急行列车通过。在隆隆的列车声中，他在最后一

秒脱离了绳索的束缚。据说，胡迪尼挣脱绳索从路基上滚落的那一刻，与急行列车呼啸而过的那一刻，“几乎同时发生”。仅从这一描述，你们就能想象到那是多么危险的表演了吧。

从精神病院的约束衣想到的魔术点子



即便如此，我还是在想……

胡迪尼有如被魔鬼附体般执着于逃脱术，到底是为什么呢？

《伟大的逃脱者哈利·胡迪尼》（*The Great Escape Harry Houdini*）一书中详细地介绍了他的成长经历。在这里，我没有足够的篇幅对他进行精神分析，但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他的一生非常贫穷。

不过，仅凭借这一点，就断定他是为了逃离自身的贫困和家族的牵绊而进入街头魔术世界的，未免也过于肤浅了。

文艺评论家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对胡迪尼做出了如此评价：“某种人类的能力，突破其自身肉体界限时

产生的奇迹。”

也就是说，胡迪尼在通过异化人们的日常现实，而不断实现自己的“超人化”。

事实上，他的街头魔术已不仅仅是“人世间不可能存在的不可思议之举”。他的魔术拥有一股从根本上动摇小市民固有人类观的力量。

据说，胡迪尼逃脱术的点子是在加拿大的一家精神病院中得来的。

这一事件在由道格·亨宁(Doug Henning)撰写的传记《胡迪尼的年代》(*Age of Houdini*)中记载得非常详细，容我在此引用一二。

胡迪尼在加拿大的地区巡演中结识了史蒂夫博士。博士带他参观了精神病院内墙堆满了填充物的病房。在那里，胡迪尼第一次见到了穿着约束衣横躺在有弹性的床上挣扎扭动着想要获得自由的患者。

胡迪尼一直无法忘记那个患者，忘不了约束衣、精神病、堆满填充物的病房，还有冷不防从中逃脱出来的精神病患的噩梦。

有关胡迪尼的插图、数册有他本人照片的书籍、纽约蜡像馆里胡迪尼的蜡像，关于他的这些种种，不知不觉间深深吸引了我，在我的脑中久久不能忘怀。

胡迪尼因为不愿被人知道他的出身而不断伪造自己的家族情况。他声称自己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但事实并非如此。

胡迪尼自称 1874 年 4 月 6 日生于威斯康星州的阿普尔顿，但据第一位给胡迪尼写传记的作者威廉·林赛·格雷夏（William Lindsay Gresham）调查，胡迪尼应该出生于匈牙利的布达佩斯。

顺便说一句，据说他的生日也应该是 1874 年 3 月 24 日。到底为什么胡迪尼要坚持伪造自己的家族史呢？一般认为，这主要是因为他的父亲是个杀人犯，而且他的家族是犹太人血统。

作为街头魔术师，他在众目睽睽之下或消失或变身，或在警察监督下的公路上逃出升天。也许他正是借此来找到自己那虚幻的身份。

这个当代独一无二的魔术师，在自己编织的白日梦中，不断实现着自己的愿望，而为此付出的代价则是他不断地被现实所抛弃，在穷困潦倒中度过了一生。这倒也是颇有意思的故事。

魔术师能够用手触摸月亮



据传，街头魔术的鼎盛是在马可·波罗时代的印度。

又有定论说魔术起源于埃及，从美索不达米亚传入印度后逐渐成形，后流传到世界各地。

印度的魔术师，特别是那些被称为苦行僧（fakir）的人们，虽然很少在人前展示自己的技艺，但他们异想天开的点子，常常令人吓破胆。

至今在印度腹地仍能看到通天绳术：眼看着被抛起的绳索向着天空笔直上升，少年飞身登上绳索消失在空中。这样的魔术可算是苦行僧的绝技。

在火烫的煤炭上或破碎的玻璃上赤脚行走、刃物刺身而不见血、行于水上而不沉，种种魔术让马可·波罗吃惊不已。

当时，阿拉伯也有苦行僧。犹太教和伊斯兰教使用同一种魔术，这听上去也许有一丝奇特，但苦行僧与宗教宗派并无关系也是其特色之一。

为了“恒久保持身体的洁净”，他们的饮食只有水、蜂蜜、牛奶、黄油、大米、麦子等。因此，有文献记载，在他们中甚

至有能够“用手触摸月亮的苦行僧”和“让天空下金币雨的苦行僧”。当然，其真伪无从确认。

魔术，本是人类为了理解自己的周遭世界而进行的尝试，其原始形态早在两万年前东非的类人猿出现时就已诞生了。

而后，为了获得“个人”这一概念，让偶然性为个人所用，人们开始祈祷、占卜，以求“见到不可见”。

在古代，命运主要由国家或部族主宰。至少，所谓“独立个体拥有各自的命运”是不被允许的。

但我认为，即便如此，苦行僧们仍试图寻求解决“自身的、极为个体性的不安”，因此才将其与魔术相结合。

正如哈利·胡迪尼一样，大多数魔术师都独自创造着奇迹。看热闹的人们也是将那些奇迹看作群体之中“个体”的命运，而在白昼的大路上幻想着密室。

从远古时代起，原始部族创造了形形色色的仪式，以求控制那些威胁自身的无形力量。

可是，当那些仪式成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之后，作为祭祀专家的魔术师也就变得不可或缺了。

他们的工作是通过与死者的灵魂对话或与天界交流，为生者提供“命运的地下交易”。这也与不久之后戏剧的产生有很大的关联。

失去了理解世界的力量的人体泵



我的熟人中有被称为“人体泵”的街头魔术师。

这位老爷爷满头白发，常常表演口中喷火，或是口吞打开的折叠小刀，在胃中把刀合上再吐出这样的魔术。

在我少年时代，有过吞下灯泡后打开开关，可以透过灯光隐约看到内脏的人体泵。我所认识的这位老爷爷（其实也还没有那么老）会表演生吞活金鱼，然后用钓鱼线从胃里再将其活着钓出来，还会吞下10个围棋棋子，有黑有白，按照观众的要求吐出相应的棋子。

我没有机会询问老爷爷为什么要当“人体泵”，但现在的老爷爷，与其说是魔术师，不如说更像是个街头杂耍的。从他身上并不能看到“试图理解世界的行为”。

在《街头魔术》一书中写道：“街头魔术师最后一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是在巴黎、伦敦、印度和日本的街头，但不久之后也都消失不见了。”

但这只是表面上的观点。街头魔术师（从其本源的意义上来说）是绝对不会消失的。他们只是乔装改扮，变成了罪

犯、纵火犯、警官甚至人口普查员，试图和我们每一个“个体”纠缠在一起。只是他们没有像胡迪尼时代的街头魔术师那样明目张胆地亮出真实身份罢了。

在 17 世纪初期的欧洲，街头魔术还停留于杂耍（抛接短剑或小球的技艺）阶段。不久之后，出现了隐身又重现这样的法术，将魔术从杂耍的领域中解脱了出来。

但从 18 世纪到 19 世纪，街头魔术被推上了舞台，白日梦变成了“作品”被封印在舞台的虚构性中，这也可谓是当权者的智慧吧。“神乎其神、不可思议”就这样在不知不觉间变成了“娱乐表演”。

作为娱乐，魔术的技法不断深化，但威胁日常现实的獠牙已被统统拔除。

至于少数停留在街头的魔术师，则被定义为使用超能力的神秘学者，被排除在现实原则之外。

我一边怀念着街头魔术师作为带有巫术性质的媒介而拥有凌驾于政治之上的影响力的时代，一边致力于街头剧场的创作。然而，在当今这个时代，整个社会的柔性结构早已强有力到你无论做什么都会被“杂耍化”的境地。

康彬萨米、谢夏尔、卡洛斯巴赫、胡迪尼，还有公民联合阵线的各位，永别了。

